

宋

書

一九



禮部第一

宋書四十一

臣沈約

新撰

后妃

帝祖母號太皇太后母號皇太后妃號皇太后漢
舊制也晉武帝採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
是爲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
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九嬪位視九卿其
餘有美人才人才人爵視千石以下高祖受命
省二才人其餘仍用晉制貴嬪魏文帝所制夫

人魏武帝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
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脩華晉
武帝所制脩容魏文帝所制脩儀魏明帝所制
婕妤容華前漢舊號充華晉武帝所制美人
漢光武所制世祖孝建三年省夫人脩華脩容
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位比丞相貴人位比
三司以爲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脩
華脩儀脩容又中才人充衣以爲散位昭儀漢
元帝所制昭容世祖所制昭華魏明帝所制

中才人晉武帝所制充衣前漢舊制太宗泰始
元年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復置脩儀脩容
才人良人三季又省賢人置賢姬以備三夫人
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
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爲九嬪婕
妤容華充華承徽削榮凡五職班亞九嬪美人
中才人才人三職爲散役其後太宗畱心後房
擬外百官備位置內職削其名品于後

後宮通尹

準錄尚書

紫極戶主

允興戶主

官品第一

各置一人
並銓六宮

後宮削敘

準尚書令銓六宮

紫極中監尹

銓六宮

允興中監尹

銓六宮

宣融戶主

銓六宮

紫極房帥

置一人

允興房帥

置一人

官品第二

各置一人

後宮司儀

準左僕射銓人士

後宮司政

準右僕射銓人士

參議女林

準銀青光祿銓人士

中臺侍御尹

銓六宮

宣融僖殿中監尹

銓六宮

采藝房主

銓六宮

南房主

銓六宮

中藏女典

銓六宮

典坊

銓六宮

樂正

銓六宮

內保

銓人士

學林祭酒

銓人士

昭陽房帥

置一人

徽音房帥

置一人

宣融房帥

置一人

官品第三

各置一人

後宮都掌治職

置一人

準左右丞位比
尚書銓人士

後宮殿中治職

置一人

準左民尚
書銓人士

後宮源典治職

置一人

準祠部尚書銓人士

後宮穀帛治職

置一人

準度支尚書

中傅

置一人

銓人士

後宮校事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紫極中監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炁輿中監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紫極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士有限外

宣融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士有限外

中臺侍御奏案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贊樂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中訓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女祝史

置一人

紫極中監典

置一人

允興中監典

置一人

典樂帥

置人無定數 外有限

紫極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允興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宣融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官品第四

後宮通關參事

置一人

景德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士

采藝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士

南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

銓人士

內房參事

置一人

銓人士

校學女史

置一人

銓人士

後宮中房帥

置二人

後宮源典帥

置二人

史書及傳第一卷 五

後宮穀帛帥

置二人

中臺帥

置一人

中臺侍御起居帥

置二人

中臺侍御詔誥帥

置二人

斯男房帥

置一人

宣豫房帥

置一人

景德房帥

置一人

采執房帥

置一人

中藏帥

置一人

內坊帥

置一人

南房帥

置一人

外華房帥

置一人

招慶房帥

置一人

紫極諸房廉帥

置人無定數
有限外

紫極中監省帥

置一人

紫極殿帥

置六人

允興殿帥

置四人

徽音監帥

置一人

徽章監帥

置一人

宣融優殿中監典

置一人

清商帥

置人無定數

總章帥

置人無定數

左西章帥

置人無定數

右西章帥

置人無定數

中廚帥

置一人

官品第五

中臺侍御執衛

置人無定數

中臺侍御監閹帥

置二人

中臺侍御監司帥

置二人

宣融使殿帥

置一人

永巷帥

置一人

後宮都掌內史

置二人

後宮殿中內史

置一人

後宮源典內史

置一人

後宮穀帛內史

置二人

後宮監臨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執法內史

置一人

中臺侍御典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節度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應內史

置六人

紫極房內史

置一人

允興房內史

置一人

助教

置一人

綵製帥

置人無定數

裝飾帥

置人無定數

繡帥

置人無定數

織帥

置人無定數

學林館帥

置一人

宮閨帥

置一人

教堂帥

置人無定數
有限分

監解帥

置人無定數

累室帥

置人無定數

行病帥

置人無定數

官品第六

合堂帥

置二人

御清帥

置一人

監夜帥

置一人

諸房禁防

置人無定數

三廂禁防

置三人

諸房廚帥

各置一人

中廚廉

置三人

應閨

置六人

諸應閣

置人無定數

宮闈史

置一人

官品第七

諸房中掾

各置一人

中藏掾

各置二人

比五品敕吏

紫極供殿直俵

允興供殿直俵

總章伎俵

侍御扶持

主衣

準二衛五品敕吏比六品

供殿左右

紫極置二十人
光興置十人

左右守藏

置四人

典樂人

比諸房禁防

作偃

比王官

供殿給使

紫極置二十人
光興置十人

典殿

置人無定數

比官人

紫極三廂給事

置十人

全堂給使

置五人

宮闈給使

置六人

比房

孝穆趙皇后諱安下邳僮人也祖彪字世範治書侍御史父裔字彥胄平原太守后以晉穆帝升平四年嬪孝皇晉哀帝興寧元年四月二日

生高祖其日后以產疾殂于丹徒官舍時年二十一葬晉陵丹徒縣東鄉練壁里雩山宋初追崇號諡陵曰興寧永初二季有司奏曰大孝之德盛於榮親一人有慶光被萬國是以靈文寵於西京壽張顯於隆漢故平原太守趙裔故兆陽令蕭卓竝外屬尊戚不逮休寵臣等仰述聖思遠稽舊章竝可追贈充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裔命婦孫可豫章郡建昌縣君卓命婦趙可吳郡壽昌縣君孫氏東莞人也其季又詔曰

推恩之禮在情所同故內樹宗子外崇后屬爰
自漢魏咸遵斯典外祖趙允祿蕭允祿名器雖
隆茅土未建竝宜追封開國縣侯食邑五百戶
於是追封裔臨賀縣侯裔長子宣之仕至江乘
令蚤卒無子以弟孫襲之繼宣之紹封襲之卒
子祖憐嗣齊受禪國除宣之弟倫之自有傳

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蘭陵人也祖亮字保
祚侍御史父卓字子略洮陽令孝穆后殂孝皇帝
娉后爲繼室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襲武王道

規義喫七季拜豫章公太夫人高祖爲宋王又
加太妃之號高祖以十二季北伐仍停彭城壽
陽至元喫二季入朝因受晉禪在外凡五季后
常畱東府高祖踐阼有司奏曰臣聞道積者慶
流德洽者禮備故祇敬表於崇高嘉號彰於盛
典伏惟太妃母儀之德化穆不言保翼之訓允
被洪業雖幽明同慶而稱謂未窮稽之前代禮
有恒準宜式遵舊章允副羣望臣等參受宋王
太后號故有司奏猶稱太妃也上以恭孝爲行

奉太后素謹及卽大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
后未嘗失時刻少帝卽位加崇曰太皇太后景
平元季崩于顯陽殿時季八十一遺令曰孝皇
背世五十餘季古不祔葬且漢世帝后陵皆異
處今可於塋域之內別爲一壙孝皇陵墳本用
素門之禮與王者制度奢儉不同婦人禮有所
徒可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寧陵合墳初高
祖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殂葬禮多闕高祖遺
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是故稱后遺旨施

行卓初與趙裔俱贈金紫充祿大夫又追封封陽縣侯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卓子源之襲爵源之見子思話傳

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祖汪字山甫尚書郎父字雋宣又郡功曹后適高祖生會稽宣長公主興弟高祖以儉正率下后恭謹不違及高祖興復晉室居上相之重而后器服麤素不爲親屬請謁義熙四年正月甲午殂於東城時年四十八追贈豫章公夫人還葬丹徒高祖臨

崩遣詔留葬京師於是備法駕迎梓宮祔葬初
寧陵宋初追贈雋金紫充祿大夫妻高密叔孫
氏封永陵平鄉君雋子燾燾弟熹熹子質自
有傳

武帝張夫人諱闕不知何郡縣人也義熙初得
幸高祖生少帝又生義興恭長公主惠媛永初
元季拜爲夫人少帝卽位有司奏曰臣聞嚴親
敬始所因者本充孝之道由中被外伏惟夫人
德竝坤元徽音充劬發祥兆慶誕啓聖明宜崇

極徽號允備盛則從春秋母以子貴之義遵漢
晉推慶之典謹上尊號爲皇太后宮曰永樂少
帝旣廢太后還璽紱隨居吳縣太祖元嘉元年
拜營陽王太妃三季薨

少帝司馬皇太妃諱茂英河內温人晉恭帝女也
初封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尚焉宋初拜皇太子
妃少帝卽位立爲皇后元嘉元年降爲營陽王
妃又爲南豐王大妃十六季薨時季四十七
武帝胡婕妤諱道女淮南人義熙初爲高祖所

納生文帝五年被譴賜死時年四十二葬丹徒
高祖踐阼追贈婕妤太祖即位有司奏曰臣聞
德厚者禮尊慶深者位極故閔宮旣構咏歌先
妣園陵崇衛聿追來孝伏惟先婕妤永明塞
淵光備六列德昭三軌訓洽母儀用能啓祚聖明
奄宅四海嚴親莫逮天祿永違臣等遠準春秋
近稽漢晉謹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
廟於京師太后兄子元慶位至奉朝請

文帝素皇后諱齊嬀陳郡陽夏人左光祿大夫

敬公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年五六歲方見
舉後適太祖初拜宜都王妃生子劭東陽獻公
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母就
上求錢帛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
萬三五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
求無不得后聞之欲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
錢與家以觀上意信昔便得因此恚恨甚深稱
疾不復見上上每入必他處回避上數掩伺之不
能得始興王濬諸庶子問評后未嘗視也后遂

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問
所欲不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朋于顯陽
殿時年三十六上甚相悼痛詔削永嘉太守顏
延之爲哀策文甚麗其辭曰龍軼纏綽容翟
結驂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
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想祖音乎珎珮悲黼筵之
移御痛暈禴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
史臣誅德述懷其辭曰偷昭儷昇有物有憑圓
精初鑠方祗始疑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祕儀景

胃圖光玉繩昌輝在陰朶明將進率禮蹈和稱
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
絢象服是加言觀惟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蕙
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再謠南國伊昔不
造洪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
耀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
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咏動容成紀壺
政穆宣房樂昭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
屆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肫側有來斯雍

無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眦稜
告沴大和旣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施衛
嗚呼哀哉戒涼在律杪秋即窆霜夜流唱曉月
升魄八神誓引五輅遷迹噉噉儲嗣哀哀列辟
灑零玉墀兩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
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案節服馬顧轅
遙酸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
淪藹戎夏悲嚙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策旣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

其意焉有司奏諡宣皇后上特詔曰元初后生
劬自詳視之馳白太祖此兒形兒異常必破國亡
家不可舉便欲殺之太祖狼狽至后殿戶
外手撥幔禁之乃止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沈
美人者太宗所幸也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
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
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
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諸窻戶應聲豁然開
職掌遽白太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大

明五季世祖詔曰晉漢道旣靈博平輝絕魏國
方安嘉憲啓策皆因心所弘酌典沿誥止外祖
親王夫人柔德淑範允啓坤載屬內位闕正攝
饋閨庭儀被芳闈問宣戚里永言感遠思追榮
秩宜式傷鴻則敬登徽序乃追贈豫章郡新淦
縣平樂鄉君后之所生母也又詔趙蕭臧允祿
表敬公平樂郡君墓先未給塋戶加世數已遠
胤嗣衰陵外戚尊屬不宜使墳塋蕪穢可各給
塋戶三以供灑掃后父湛之自有傳

文帝路淑媛諱惠勇丹楊建康人也以色見選
入後宮生孝武帝拜爲淑媛年旣長無寵常隨
世祖出蕃世祖入討元凶淑媛畱尋陽上卽位
遣建平王宏奉迎有司奏曰臣聞曆集周邦徽
音充嗣氣淳漢國沙麓發祥咎在上代業隆胙
遠未有不敷陰教以闡洪基膺淑慶以載聖哲
者也伏惟淑媛柔明內昭徽儀外範合靈初迪
則庾姬仰耀引訓蕃闔則家邦被德民應惟和
神屬惟祉故能誕鐘睿躬用集大命固靈根於

既殞融盛烈乎中興載厚化深聲詠允緝宜式
諧舊典恭享極號奉尊號曰皇太后宮曰崇憲
太后居顯陽殿上於閨房之內禮敬甚寡有所
御幸或畱止太后房內故民間誼然咸有醜聲
宮掖事祕莫能辨也孝建二年追贈太后父興
之散騎常侍興之妻徐氏餘杭縣廣昌鄉君大
明四季太后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曰先臣
故懷安令道慶賦命乖辰自違明世敢緣衛戍
請名之典特乞雲雨微灑潤詔付門下有司

承旨奏贈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竝超顯
職太后頗豫政事賜與瓊之等財物家累千金
居處服器與帝子相伴瓊之宅與太常王僧達
竝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
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
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臯僧達上曰瓊之季少
自不宜輕造詣王僧達賚公子豈可以此事加
臯大明五季太后隨上巡南豫州妃主以下竝
從廢帝卽位號太皇太后太宗踐阼號崇憲太

后初太宗少失所生爲太后所攝養世祖盡心
祇事而太后撫愛亦篤及上卽位供奉禮儀不
異舊日有司奏曰夫德敷於內典章必遠化覃
于外徽號宜宣伏惟皇太后懿聖自天母儀允
著義明八遠道變九圍聖明登御景昨攸改皇
太后宜卽前號別居外宮詔曰朕備丁艱劓蚤
嬰孤苦特蒙崇憲太后聖訓撫育咎在蕃閩常
奉藥膳中迫凶威抱懷莫遂今泰運初啓情典
獲申方欲親奉晨昏盡歡閨禁不得如所奏尋

崩時季五十五遷殯東宮門題曰崇憲宮上又
詔曰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龕醊定業寔資仁
範恩著屯夷有兼常慕夫禮洽情施義循事立
可特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諡曰昭皇太后
葬世祖陵東南號曰脩寧陵先是晉安王子勛
未卒巫者謂宜開昭太后陵以爲厭勝脩復倉
卒不得如禮上性忌慮將來致災泰始四年夏
詔有司曰崇憲昭太后脩寧陵地大明之世久
所考卜前歲遭諸蕃之難禮從權空奉營倉卒

未暇營改而塋隧之所山原卑陋頃季穢壤日
有滋甚恒費修整終無永固且詳考地形殊乖
相勢朕蚤蒙慈遇情禮兼常思使終始之義載
彰幽顯史官可就巖山左右受宅吉地明審龜
筮須選令辰式遵舊典以禮制令中寓雖寧
邊虜未息營就之功務在從簡舉言尋悲情如
切割有司奏北疆未緝戎役是務禮之詳略各
洽時宜臣等參議脩寧陵玄宮補治毀壞權施
油殿暫出梓宮事畢卽寔於事爲允詔可瓊之

爲衡陽內史先后卒廢帝景和中以休之爲黃
門侍郎茂之左軍將軍並封開國縣侯邑千戶
又追贈興之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諡曰孝侯道
慶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敬
侯立道慶女爲皇后以休之爲侍中茂之黃門
郎太宗廢幼主欲說太后之心乃下令書曰太
皇太后蚤亟愛遇浴情卽事同於天屬前車騎
浴議參軍路休之前丹楊丞路茂之崇憲密戚
蚤延榮貴並懷所勦安殊恒飾休之可黃門侍

郎領步兵校尉茂之可中書侍郎太宗未即位
故稱令書茂之又遷司徒從事中郎休之桂陽
王休範鎮北咨議參軍太宗殺世祖諸子因此
陷休之等宥其諸子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嫺琅邪臨沂人元嘉二
十季拜武陵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山陰公
主楚王臨淮康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樂公
主脩明世祖在蕃后甚有寵上入伐凶逆后畱
尋陽與太后同還京都立爲皇后大明四季后

率六宮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上下詔曰朕
卜祥大昕測辰拂羽爰詔六宮親黜蠹川室皇太
后降鑿從御佇蹕觀禮綠遽既具玄統方脩庶
儀發椒闈化動中縣妃主以下可量加班錫廢
帝卽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永訓其季崩于含章
殿時季三十八祔葬景靈陵后父偃字子游晉
丞相導玄孫尚嘏之子也母晉孝武帝女鄱陽
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高祖第二女吳興
長公主諱榮男少歷顯官黃門侍郎秘書監侍

中元嘉末爲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世祖卽位以
后父授金紫光祿大夫領義陽王師常侍如故
遷右光祿大夫常侍王師如故偃謙虛恭謹不
以世事關懷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四追贈開
府儀同三司本官如故諡曰恭公長子藻位至
東陽太守尚太祖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
公主性妒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前廢帝景
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坐下獄死主與王氏離
婚太始初以主適豫章太守庾沖遠未及成禮

而冲遠卒宋世諸主莫不嚴妒太宗每疾之湖
孰令表愾妻以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
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敷當尚世祖女上乃
使人爲敷作表讓婚曰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
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輜蔽伏用憂
惶臣寒門賴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
如臣素流室貧業寡奉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
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謀訪莫尋
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屬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

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
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賚冒陳愚實自
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
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
敬炙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裸露於北
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
同於矇室殷冲幾不免於彊鉏數人者非無才
意而勢屈於崇賢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
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

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從之義而令婦轍息駕
無闕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
離異乃亦兄弟䟽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
靜監子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妯爭媚相勸
以嚴妮媪競前相諂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
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是非聽言語則
謬於虛實姆妯敢恃者舊唯贊妒忌尼媪自倡
多知務檢口舌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
乃至殘餘飲食詰辨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

又出入之空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
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有別意召必以
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
識曙星至於夜步月而弄琴書珥袂而披卷一
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裁聞則少婢奔迸裾
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
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則有削滕象則有貫奩
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況今義絕傷和
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言輕易

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為急者
法急則可為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
貸借固實常辭或言野敗去或言人笑我雖家
曰私理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
復彊很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為冤魂褚曖憂
憤用致天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蝨斯之德
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繫衍是以尚主之門
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
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貴前後嬰此其人

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融天朝故吞言咽理無
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
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
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外一叨婚
戚咸有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
一已規全身願寔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
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
含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
膚剪髮投山竄海太宗以此表徧示諸主於是

臨川長公主上表曰妾遭隨音薄絕於王氏私
庭囂戾致此分異今孤疾煢然假息朝夕情寄
所鍾唯在一子契闊荼炭持兼憐愍否泰枯榮
繫以爲命實願申其門釁還爲母子推遷僮俛
未及自聞先朝慈愛鑑妾丹衷若賜使息徹歸
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尋今事迫誠切不顧
典憲敢緣恩燾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
弱嗣雖死之日實甘於生許之藻第懋昇明末
賢達懋第攸太宰從事中郎蚤卒追贈黃門侍

郎弟臻昇明末顯宦

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潯人也孝建三季
納爲皇太子妃大明五季薨于東宮徽光殿時
年十七葬

諡曰獻妃上更爲太子置內職

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納南中郎長史太山羊瞻
女爲良娣宜都太守表僧惠女爲保林廢帝即
位追崇獻妃曰獻皇后太宗踐阼遷后與廢帝合
葬龍山北后父瑀字穉玉晉尚書左僕射澄曾孫
也祖融大司農瑀尚高祖少女豫章康長公主

諱欣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太
祖世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
海何勗等竝以輿馬驕奢相尚公主與瑀情愛
隆密何氏外姻疏戚莫不沾被恩紀瑀歷位清顯
至衛將軍大明八年公主薨瑀墓開世祖追贈
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子邁尚太祖第十
女新蔡公主諱英媚邁少以賢戚居顯官好犬
馬馳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縣界去京
師三十里邁每游履輒結駟連騎武士成羣大

明末爲豫章王子尚撫軍咨議參軍加寧朔將
軍南濟陰太守廢帝納公主於後宮僞言薨殞
殺一婢送出邁第殯葬行喪禮常疑邁有異圖
邁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幸廢立事覺廢帝自出
討邁誅之太宗即位追封建寧縣侯食邑五百
戶子冒倩嗣齊受禪國除瑀兄子亮孝建初爲
桂陽太守丞相南郡王義宣爲逆遣參軍王師
壽斷桂陽道似防廣州刺史宗慤收亮斬之官
至新安內史亮弟恢廢帝元徽初爲廣州刺史

宋書列傳一
二十七
未之鎮坐國哀暮晦不到免官復起爲都官尚
書未拜卒恢弟誕司徒右長史誕弟衍最知名
性躁動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從事中郎
仍除黃門郎未拜竟求轉司徒司馬得司馬復
求太子右率拜右率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
間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怨詈賜死

文帝沈婕妤好諱容

人也納於後宮爲

美人生明帝拜爲婕妤元嘉三十年卒時四十
葬建康之莫府山世祖即位追贈湘東國太妃

太宗即位有司奏曰昔幽都追遠正邑纏哀緇慕德義敬奉園陵先太妃德履端華徽景明峻風允宸掖訓流國闡鞠聖誕靈蚤捐鴻祚臣等遠模漢冊近儀晉典謹上尊號爲皇太后下禮官議諡諡曰宣太后陵號曰崇寧以太后弟道慶爲給事中泰始三年卒追贈通直散騎常侍賜爵縣侯又追贈太后父散騎常侍母王氏成樂鄉君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元嘉二十

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改封湘東王妃生晉陵長
公主伯姒建安長公主伯媛太宗即位立爲皇后
上常宮內大集而羸婦人觀之以爲懽笑后以扇障
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
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
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之爲懽適實
與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揚州刺史景
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爲儻
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廢帝即位

尊為皇太后宮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勛譬
始者猶見順從後狂慝轉甚漸不悅元徽五年五月
五日太后賜帝玉柄毛扇帝嫌其毛柄不華因此欲
加醜害已令太醫煮藥左右人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
應作孝子豈復得出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順帝即位齊王秉權宗室劉晁劉綽上伯興等有異
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于東
邸因遷居丹陽宮拜汝陰王太妃順帝殂於丹
陽更立第京邑建元元年薨于第時年四十四

追加號諡葬以宋后禮父僧朗事別見景文傳
明帝陳貴妃諱妙登丹陽建康人屠家女也世
祖常使尉司採訪民間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
在建康縣界家貧有草屋兩三間上出行問尉
曰御道邊那得此草屋當由家貧賜錢三万令
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竝不在唯太妃在家
時年十二三尉見其容質甚美即以白世祖於
是迎入宮在路太后房內經二三年再呼不見
幸太后因言於上以賜太宗始有寵一年許衰

歇以乞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故民中皆呼
廢帝爲李氏子廢帝後每自稱李將軍或自謂
李統太宗即位拜貴妃禮秩同皇太子妃廢帝
踐阼有司奏曰臣聞河龍啓聖理浹民神郊雷

基皇慶燦天地故資敬之道粹古銘風泐貴之
誼眇代疑則伏惟貴妃含和日晷表淑星樞微
音峻古柔光照世聲華帝掖軌秀天嬪景發
皇明祚昌睿命而備物之章未換彝策遠酌
前王允陟鴻典臣等參議謹上尊號曰皇太妃

輿服一如晉孝武帝太后故事置家令一人改

諸國太妃曰太妃

妃音怡

官曰弘化追贈太妃父金

寶散騎常侍金寶妻王氏永世縣成樂鄉君昇
明初降為蒼梧王太妃伯父照宗中書通事舍
人叔佺念步兵校尉兄敬元通直郎南魯郡太守
佺念大通貨賄侵亂朝政昇明初賜死

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
吏智淵孫女太始五年太宗訪求太子妃而雅信
小數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門無彊陰以上筮最

吉故爲太子納之諷朝士州郡令獻物多者將
直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其外無餘
物上大怒封藥賜死旣而原之太子即帝位立爲
皇后帝旣廢降爲蒼梧王妃智淵自有傳

明帝陳昭華諱法容丹陽建康人也太宗晚年
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
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以與六宮所愛者養之
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以昭華爲母焉明帝崩
昭華拜安成王太妃順帝即位進爲皇太妃順

帝禪位去皇太妃之號

順帝謝皇后諱梵境陳郡陽夏人右光祿大夫
莊孫女也昇明二年立爲皇后順帝禪位降爲
汝陰王妃莊自有傳

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
而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三等皆司事設防典文
曲立若夫義篤閭闈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
之致治者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外姬嬙並御
進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內

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在四簪珥成行同列者
三環珮係響乃可以燮理陰教輔佐君德宋氏
藉晉世令典娉納有章俛天作儷必四岳之後
雖正位天閨禮亢尊極而表厭易兆恩宴難留
一謝屬車之塵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終
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椒庭綺觀
千門萬戶而淫靡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氏昭陽
之輪奐魏室九華之照曜曾不能旣其万一徒
以所選止於軍署之內徵引極乎廝阜之間非

晉氏採擇濫及冠冕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
戚屬餽麥歲時不過肴漿斯為美矣及太祖
之傾惑潘嫗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溺殷姬竝后正
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并命行於同產又況進
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一漢之亡於淫嬖非不
幸也

宋書四十一

二

宋書四十二



劉穆之

臣沈約

新撰

王弘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爲濟陽江斂所知斂爲建武將軍琅邪內史以爲府主簿初穆之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夾舫旣而至一山峯

聳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及高祖克京城問
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
過劉道民高祖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
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
穆之視不言者久之既而反室壞布裳爲袴往
見高祖高祖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
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齊府始建
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當略無見踰者高祖
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京

邑高祖至始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竝穆之所
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
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
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
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
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
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
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義熙王季揚州刺史王謐
薨高祖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中

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高祖於丹徒領州以
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
議咨高祖沈先見穆之具說朝議穆之僞起如
廁即密疏白高祖曰皮沈始至其言不可從高
祖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曰卿云沈言不
可從其意何也穆之曰昔晉朝失政非復一日
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勲高萬
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勲高非可持久公
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遂爲守蕃之將邪劉孟

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本欲匡主成勲
以取富貴耳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爲委體
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
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謚事出權
道豈是始終大計必宜若此而已哉今若復以
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而公
功高勲重不可直置疑畏交加異端互起將來
之危難可不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
我
庶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與喪所

階宜加詳擇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
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
高祖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
居幙中書策決斷衆事劉毅等疾穆之見親每
從容言其權重高祖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
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閭里言謔塗陌細事皆一
二以聞高祖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
由穆之也又愛好賓遊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
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復親暱短

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說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高祖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旣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旣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凡所薦達不進不止常去我雖不及苟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竝

便尺牘常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
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也轉中軍太尉司馬八年加丹陽尹高祖西討
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摠攝後事高祖疑長
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
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乃屏
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
以至此穆之曰公汧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
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高祖

還長民伏誅十年進穆之前將軍給前軍府
年布万匹錢三百万十一年高祖西伐司馬休
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
之遷尚書右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十二年高
祖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
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尹領
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內摠朝政
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
百端內外諮稟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

耳行聽受口竝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數
客暱賓言談賞笑引曰旦時未嘗倦苦裁有
閑暇自手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
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穆之旣好賓客未嘗
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常下
食以此爲常嘗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瞻生
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
爲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十三年疾篤
詔遣正直黃門郎問疾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

高祖在長安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十午欲頓駕
關中經略趙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虛乃馳還彭
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常決
穆之者竝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
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
穆之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又
表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
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書德之休明沒
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

協佐義始內端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
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翼新王化敷讚百
揆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扞撫寄之勲實洽朝野
方宣讚盛猷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
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兼備寵靈已厚臣伏思
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旣殷內難彌結
時屯世故靡歲暫寧豈臣以寡乏之負荷國重
實賴穆之匡翼之益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
聽若乃忠規遠畫潛慮密謨造勝詭辭莫見

其際功隱於視聽事隔於皇朝不可稱記所以
陳力一紀克遂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
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
之彌固每議及封賞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
年而未沾茅社撫事永傷胡寧可昧謂宜加贈
正司追甄土宇俾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忠正
之烈不泯於身後臣契闊屯泰旋觀始終金蘭
之分義深情密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
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食邑千五百

戶高祖受禪思佐命元勳詔曰故侍中司徒
南昌侯劉穆之深謀遠猷肇基王跡勳造大
業誠實匪躬今理運惟新蕃屏竝肇感事懷
人寔深悽悼可進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故左
將軍青州刺史王鎮惡荆郢之捷剋翦放命
北伐之勳參跡方叔念勤惟績無忘厥心可
進龍陽縣侯增邑千五百戶諡穆之曰文宣
公太祖元嘉九年配食高祖廟庭二十五年
四月車駕行幸江寧經穆之墓詔曰故侍中

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業謀
猷經遠元勳克茂功銘鼎彝義彰典策故已
嗣徽前哲宣風後代者矣近因遊踐瞻其坐域
九原之想情深悼歎可致祭墓所以申永懷穆
之三子長子慮之嗣仕至員外散騎常侍卒子
邕嗣先是郡縣爲封國若自史相並於國主稱臣
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
敬河東王歆之嘗爲勅康相素經邕後歆之
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

嘗見臣今不能見，斟一杯酒乎歆之。因數孫皓歌答之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旣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所致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鰕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荅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旣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卒子彤嗣。大明四年，坐刀斫妻奪爵。

土以弟彪紹封齊受禪降爲南康縣侯食邑千戶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通易好士累遷相國中兵參軍太子中舍人黃門侍郎寧朔將軍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在任賦貨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從事呼攝吏民欲加辨覆式之召從事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耗石發分儻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吏民及文章之玄任促事還具白弘弘曰劉式之辯如此奔一曰也待停還爲太子右率左衛將軍矣

郡太守卒追贈征虜將軍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二等侯諡曰恭侯長子散世祖初黃門侍郎散弟衍大明末以爲黃門郎出爲豫章內史晉安王子勛稱僞號以爲中護軍事敗伏誅衍弟瑀字伐琳少有才氣爲太祖所知始興王濬爲南徐州以瑀補別駕從事史爲濬所遇瑀性陵物護前不欲人居已上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而有才能濬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與參之瑀乃折節事邁深布情款家內婦女

閒事言語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寫備說邁以瑀
與之款盡深相感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
與邁共進射堂下瑀忽顧左右索單衣憤邁問
其所以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與言無所隱而
卿於外宣洩致使人無不知我是公吏何得不
啓因而白之濬大怒啓太祖徙邁廣州邁在廣
州值蕭簡爲亂爲之盡力與簡俱死瑀遷從事中
郎領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出爲寧遠將軍
益州刺史元凶弒立以爲青州刺史瑀聞問即

起義遣軍并送資實於荊州世祖即位召爲
御史中丞還至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爲逆瑀陳
其不可言甚切至義宣以爲丞相左司馬俱至
梁山瑀猶乘其蜀中船舫又有義宣故部曲
潛於梁山洲外下投官軍除司徒左長史明年
遷御史中丞瑀使氣尚人爲憲司甚得志彈王
僧達云廕籍高華人品尤末朝士莫不畏其筆
端尋轉右衛將軍瑀願爲侍中不得謂所親曰
人仕官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

因求益州世祖知其此意許之孝建三年除輔
國將軍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
竣書曰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幙
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齊師以長刀引吾下席
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其年坐奪人妻爲
妾免官大明元年起爲東陽太守明年遷吳興
太守侍中何偃嘗案玄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
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及爲吏部尚書
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爲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

宋書傳二
十一
章九
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朝廷不爲多
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
偃亡懽躍叫呼於是亦卒謚曰剛子子卷南徐
州別駕卷弟藏尚書左丞穆之少子貞之中書
黃門侍郎太子右衛率寧朔將軍江夏內史
卒官子哀始興相以贓貨繫東冶內穆之女適
濟陽蔡祐年老貧窮世祖以祐子平南參軍
孫爲始安太守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

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
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爲會稽王司馬道子
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未役繁興弘以爲
宜建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
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畷以要歲
功而府次負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
以嚴威適足令囷囷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
見南局諸治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
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

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
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之餘者
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一局田曹各立典軍
募吏依冶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
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
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
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
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弘
廢田蕪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志輸短

劾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邪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道子欲以爲黃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辭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交付諸弟未免喪後將軍司馬元顯以爲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爲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内外多

難在喪者皆不終其哀唯弘固執得免桓玄尅
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
尚在喪獨於道側拜攀車涕泣論者稱焉高祖
爲鎮軍召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
侯遷琅邪王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
琅邪內史尚書吏部郎中豫章相盧循寇南康
諸郡弘奔尋陽高祖復命爲中軍諮議參軍
遷大司馬右長史轉吳國內史義熙十一年徵
爲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

而采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時劉穆之
嘗詰在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而高
祖還彭城弘領彭城太守宋國初建遷尚書僕射領選
太守如故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
易化威專戮致誠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
衛率平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
興江浹弃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
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
恩將并頻叨榮授聞禮知林不為日已久而不能防閑

閫闡致茲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
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
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淮之顯居要任邦之
司直風聲噂喏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
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
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俟還散輩中內臺舊體
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曝之朝野執憲
蔑聞羣司循舊國典旣頽所虧者重臣弘忝承
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

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彛違舊之愆伏須准
裁高祖今日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
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爲永制十四年
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
將軍江州刺史至州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
元年加散騎常侍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食邑
二千戶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高祖因宴集謂羣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傳
亮之徒竝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尔對曰此所

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
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
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
公食邑千戶上表固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夫
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十載幸會謬荷
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績蔑聞而言無隱情
竊所庶幾向今天啓其心預定大策而名編司
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
當稽違成命苟脩小節但無功勤暴之四海進

闕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効而聖朝
僭賞於上愚臣苟忝於下則爲厚誣當時永貽
口實竊財之誚比比爲輕惟塵盛猷虧玷爲大
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
畏友朋憂心彌疹胡顏靡託且凡人之交尚申
知己況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
以死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爲都督進號
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弑
之罪將見誅弘旣非首謀弟曇首又爲上所親

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等誅徵弘爲侍中
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班劔三十人上西征
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住中書
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五年春大
旱弘引咎遜位曰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
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
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上佐人主燮理陰
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寇竊非據則謫見于
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邴吉停駕大

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陛下聖哲御世允隆少休徵表祥醴泉溢涌而頃陰陽隔并亢旱成灾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厲之氣彌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畢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袞總錄朝端內外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

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
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所以僇俛從事循牆馳
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旣鯨鯢折首西夏底定
便宜論其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
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己荏苒推遷忽及三
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灾患纏氓
庶上缺皇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誨覆折之灾伏
念惶赧五情飛散雖日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
復大易攸稱小懲大戒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

所敢觖懲戒之幸竊懷庶幾今履端惟始朝慶
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微塞天譴少弭謗
讞伏願鑑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啓愧塞不自宣
盡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
令河南成粲與弘書曰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
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
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軸之要任歸
二南斯前代之明暮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
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

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
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
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蕃齊光魯衛明公高枕
論道變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灾害不作福慶與
大宋外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
歟弘本有還志挾粲言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爲
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季弘又上表曰臣聞
異姓爲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
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誠矧

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侯甸朝政弗及而
以庚族庸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
所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徽
猷淵邈明德彌劬敷政江漢化被荆南搢紳屬
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謀同詞分陝雖重比
此爲輕臣實空閭階恩踰越俯積素餐仰玷盛
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孟見攷
展季在下臧文貽譏況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
於古人無能爲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厚

顏胡寧以處斯亾之懼寔疚其心乞解州錄
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鑑丹款俯
順朝野改授親賢豈唯下臣獲免大戾凡厥
衆隸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脫復遲回請出
臣表逮聞外內朝議輿誦或有可擇詔曰省
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
三復冲旨良用憮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
毗翼艱難勲猷光茂俾朕獲辰居垂拱司契
委成豈容高遜總錄固辭神州使成務有虧

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體國所望寅亮驃騎親
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內輔參讚機務輒敬從
所執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表

曰近冒表聞披陳愚管實冀天鑒體其至誠
而奉被還詔未蒙酬察徒塵聖覽仰延優旨

顧影慙惶罔識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載于今

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

固寵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愧已厚況在親

賢朝野歸德甫思引身曷去能補惟塵大典

虧喪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改
蒙寵如舊感愚自揆茫若無涯臣義康旣摠
錄百揆毗讚盛化忝廁下風諮憑有所內朝細務
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寇竊
不已爲介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
陰陽之患伏念惟憂疹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
自安但成旨已決渙汗難反加臣懦劣少無此
志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璽置
冰鮮食爲瘠祗畏天威遂復俛仰至於攝督所

部料綜文案曹局吏役所須不多其餘文武皆
爲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請留職僚同事而
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
休戚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
許順不令誠訴其見抑奪上又詔曰衛軍表如
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
資儲不煩事送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
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位犯法無
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垂恩

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怨宜
更爲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
四十匹竝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偷十
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旣得小寬
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奧議
士人犯盜贓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汗淫
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
聞之者足以鑒誠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
謂爲苦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

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
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
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右
丞孔默之議君子小人既雜爲符伍不得以相
檢爲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譬言百司居上所以
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今
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
室豈得宴安但旣去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
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

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
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
士人自還用舊律尚書王准之議昔爲山陰
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
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當
罪耳夫束脩之胄與小人隔絕防檢無方宜及
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旣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
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
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即事而求有乖實理

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
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
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
罪本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
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違之則小
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衆使
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

庶異制意所不
同殿中郎謝元議謂

其本然後其末

可
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

以檢小人

邪 使受檢於小人邪

士庶天隔則

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貴其聞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之貲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爲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

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
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
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
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爲美盜制按左丞議士人
旣終不爲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
於議咸允吏部郎何尚之議按孔右丞議士人
坐符伍爲臯有奴臯奴無奴輸贖旣許士庶緬
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
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必不賢今多僮者傲然

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綱是爲恩之所需恒
在程卓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求之鄙懷竊所未
慝謝殿中謂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
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
同左丞議弘議曰尋律令旣不分別士庶又士
人坐同伍羅謫者無處無之多爲時恩所宥故
不盡親謫耳吳及義興適有許陸之徒以同符
合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會稽士人云十
數季前亦有四族坐比被責以恃恩獲停而王

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莅任之日偶
不值此事故邪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
要須臨事論通上千天聽為紛擾不如近為定
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
耳令史復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
無等衰非許士人間里之外也諸議云士庶緬
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
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
永絕塵糝者比門接揀小以為意終自聞知不

牙書卷二
二十五
必須日夕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況如
襄陵士人實與里巷關相知情狀乃當於冠
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爲小民
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
及士流士流爲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事至
相糾問伍之防亦爲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
之謫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
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
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四匹謂應見優量

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䟽慢事蹈重
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
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
已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
乃已爲弘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
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竝何容復加哀矜且此
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
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旣衆
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

奏聞決之聖旨太祖詔衛軍議爲允弘又上言
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
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
盡體有彊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
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
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
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敝尤深
至令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
家人遠討胎孕不育巧避羅憲實亦由之今皇

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
十六宜爲半丁十七爲全從之其後弘寢疾弘
表屢乞骸骨上輒優詔不許九年進位太保
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時年五十四即贈
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劔爲六十
人侍中錄尚書刺史如故諡曰文昭公配食高
祖廟廷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煽禍寔繁有徒爰
初遵養暨于明罰外虞內慮實惟艱難故大
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故左光祿大夫

三十三
忠書傳二
二一
金剛
墨首抱義

忠乃情同至籌謀廟堂竭盡

智力經

險簡自朕心國恥既雪尤膺茅土

而竝執謙挹志不命踰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
盛業不究相係殞落永懷傷歎痛恨無已弘
可增封千戶華墨首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戶
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誠密謨比蹤齊望其
復先食邑以酬忠勲又詔聞王太保家便已匱
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增悽歎可
賜錢百萬米千斛世祖大明五年車駕遊幸經

弘墓下詔曰故侍中中書監太保錄尚書事揚
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鑒識明遠故
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
曇首夙尚恬素理心貞正竝綢繆先眷契闊屯
夷內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國圖令勲民思茂惠
朕薄巡都外瞻覽墳塋永言想慨良深于懷
便可遣使致祭墓所弘明敏有思致旣以民望
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
後人皆依依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翰

不營財利夢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
儀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時嘗
擣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
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誥之曰君
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
弘默然子錫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爲員外散
騎歷清職中書郎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
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
無推敬卒官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食

邑五百戶弘少子僧達別有傳弘弟虞廷尉卿
虞子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守虞弟抑光祿大
夫抑弟孺侍中孺弟曇首別有傳弘從父弟
練晉中書令珉子也元嘉中歷顯官侍中度
支尚書練子劍世祖大明中亦經清職黃門郎
臨海王子頊晉安王子勛征虜前軍長史左民
尚書太宗初爲司徒左長史隨司徒建安王休仁
出赭圻時居母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出爲
始興相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

賜死

史臣曰晉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於上化
不下及道子昏德居宗憲章墜矣重之以寶國
啓亂加以元顯嗣虐元祖宗之遺典羣公之
舊章莫不葉散冰離掃地盡矣主威不樹臣
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戶之命竭於豪
門王府之蓄變爲私藏由是禍基東妖難結天
下蕩蕩然王道不絕者若縱高祖一朝創義
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

於馬槌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
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爲也爲
一代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列傳第二

宋書四十二

史記卷之十一

十一

列傳第三

宋書四十三

臣沈

約

新撰

徐羨之

傅亮

檀道濟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
江州刺史未拜卒父祚之上虞令羨之少爲王
雅太子少傅主簿劉牢之鎮北功曹尚書祠部
郎不拜桓脩撫軍中兵曹參軍與高祖同府深

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爲鎮軍參軍尚書庫部
郎領軍司馬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補琅邪王
大司馬參軍司徒左西屬徐州別駕從事史太
尉咨議參軍義熙十一年除鷹揚將軍琅邪內
史仍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將如故高祖北伐轉
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高祖議
欲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
羨之曰吾位至二品官爲二千石志願久充今
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而公寢食

不怠意量乖殊何可輕豫劉穆之卒高祖命以
羨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楊尹總知留任
甲仗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將軍尹如故十
四季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扶季
三歲先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瘞之爲道
扶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羨之議曰自然之愛
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
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
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臯而在宥者靡

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高祖踐阼進號鎮
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上初即位思佐命之功詔
曰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楊尹徐羨
之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
江州刺史華容侯王弘散騎常侍護軍將軍作
唐男檀道濟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
領軍謝晦前左將軍江州刺史宜陽侯檀韶使
持節離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河北諸軍事後
將軍離州刺史關中侯趙倫之使持節督北徐兗

青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北徐州刺史南城男
劉懷慎散騎常侍領太子左衛率新淦侯王仲
德前冠軍將軍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彌左衛
將軍瀘陽男劉粹使持節南蠻校尉佷山子到
彥之西中郎司馬南郡宜陽侯張劭參西中郎
將軍事建威將軍河東太守資中侯沈林子等
或忠規遠謀扶讚洪業或肆勤樹績弘濟艱難
經始圖終勲烈惟茂竝宜與國同休饗茲大賚
羨之可封南昌縣公弘可華容縣公道濟可改

封永脩縣公亮可建城縣公晦可武昌縣公食
邑各二千戶詔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戶仲德可
增邑二千二百戶懷慎彥各進爵爲侯粹改
封建安縣侯竝增邑爲千戶倫之可封霄城縣
侯食邑千戶劭可封臨沮縣伯林子可封漢壽
縣伯食邑六百戶開國之制率遵舊章羨之遷
尚書令揚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位司空錄尚
書事常侍刺史如故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
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

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乖恭
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
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高祖不豫加班劔三十
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朓鎮
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曰平理獄訟
政道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親覽司空尚書令
可率衆官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次之等將謀廢
立而廬陵王義真輕動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
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朓爲領軍以府舍內屋敗

應洽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鎮北將軍
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
兵衆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發道濟入宿領
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其日守關
道濟領兵居前羨次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
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
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像破崗率
左右唱呼引船爲樂是夕寢於龍舟在天淵池
兵士進殺二人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閣收璽綬

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遷於吳郡侍中程道
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羨之不許遣使殺義真
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爲帝築宮未成權居金
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擊之倒地然
後加害太祖即阼進羨之司徒餘如故改封南
平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
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
二公推訊元嘉二年羨之與左光祿大夫傅亮
上表歸政曰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

終事盡宣翼翼旒之道理絕於上皇拱已之事
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齡爲斷冢宰聽
政以再朞爲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
紹興負荷洪業億兆顛顛思陶盛化而聖旨謙
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終鑣燧三改大明佇照
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藉品
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願陛下遠存周文日
昊之道近思皇室締構之艱時攬萬機躬親朝
政廣闡四聰博詢庶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

上未許羨之等重奏曰近陳寫下情言爲心罄
奉被還詔鑒許未回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
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寔繫王德一國
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至於主
運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明可期
此之非宣布自遐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感以均
情爲國至豈容順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請上猶
辭羨之等又固陳曰比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
冲遠未垂聽納三復屏營伏增憂歎臣聞克隆

先構幹蠱之盛業昧且不顯帝王之高義自皇
宋創運英聖有造躬憂柔未闕艱患仍纏賴天命
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太山之安
未易可保昏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
之辰躬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爲拱已復玄古之
風逡巡虛挹徇匹夫之事伏願以宗廟爲重百
姓爲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列憲
鼓目所獻情盡於此上乃許之羨之仍遜位退還
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

之等竝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詔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愛敬同極豈惟名教況乃施侷造物義在加隆者乎徐羨之傅亮謝晦階因緣之才荷恩在昔擢自無間超居要重外翼而長未足以譬永初之季天禍橫流大明傾曜四海過密實受顧託任同負圖而不能竭其股肱盡其心力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居闕忠貞之効將順靡記匡救蔑聞懷寵取容順成失德雖末因懼禍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不畏

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醜毒至上未幾顯行怨殺
窮凶極虐荼酷備加顛沛皂隸之手告盡逆旅
之館都鄙哀愕行路飲涕故廬陵王英秀明遠
徽風夙播魯衛之寄朝野屬情羨之等暴篋求
專忌賢畏逼造構貝錦成此無端罔主蒙上橫
加流屏矯誣朝旨致茲禍害寄以國命而翦為
仇讎旬月之間再肆醜毒痛感三靈怨結人鬼
自書契以來棄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
甚者也昔子家從弒鄭人致討宋肥無辜蕩澤為

戮況逆亂僥於往輿情痛深於國家此而可容
孰不可忍即宜誅殛告謝存亡而于時大事甫
爾異同紛結匡國之勲實箸莫大之罪未彰是
以遠酌民心近聽輿訟雖欲討亂慮或難圖故
忍戚含哀懷恥累載每念人生實難情事未展
何嘗不顧影慟心伏枕泣血今逆臣之釁彰暴
遐邇君子悲情義徒思奮冢讎國恥可得而雪
便命司寇肅明典刑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
當親率六師爲其遏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即

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絡驛繼路符衛軍府
州以時收前羽已命征虜將軍劉粹斷其走伏罪
止元凶餘無所問感惟永往心情崩絕氛霧旣
祛庶幾治道爾且詔召羨之行至西明門外時
謝晦弟暉子肖反爲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內
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回還西州乘內人
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剄死時
年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上遣中領軍到彥之
右衛將軍王華追討羨之死野人以告載尸付

廷尉子喬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陽公主官至竟陵王文學喬之及弟乞奴從誅初羨之季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鬚相而有大厄可以錢二十八文葬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隨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異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

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
鶴集太極東鷓尾鳴喚兄子佩之輕薄好利高
祖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爲丹陽尹吳郡太守景
平初以羨之秉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
中書舍人刑安泰潘盛相結黨與時謝晦久病
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
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亮作詔誅
之亮答以爲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相殘戮
若諸君果行此事便當角巾步出掖門耳佩之

等乃止羨之既誅太祖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
季冬佩之又結殿中監茅亨謀反并告前寧州
刺史應襲以亨爲兗州襲爲豫州亨密以聞襲
亦告司徒王弘佩之聚黨百餘人殺牛犒賜條
牒時人竝相署置期明季正會於殿中作亂未
及數日收斬之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祖咸司隸校尉父
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
嘗造瑗瑗見其二子迪及亮亮季四五歲超令

人解亮衣使左右持去初無吝色超謂瑗曰卿
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傳胙終在
大者迪字長猷亦儒學官至五兵尚書永初二
季卒追贈太常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詞初爲建
威參軍桓謙中軍行參軍桓玄篡位聞其博學
有文采選爲祕書郎欲令整正祕閣未及拜而
玄敗義旗初丹楊尹孟昶以爲建威參軍義熙
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直西省典掌詔命轉領
軍長史以中書郎滕演代之亮未拜遭母憂服

關爲劉毅撫軍記室參軍又補領軍司馬七年
遷散騎侍郎復代演直西省仍轉中書黃門侍
郎直西省如故高祖以其久直勤勞欲以爲東
陽郡先以語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見高
祖曰伏聞恩旨賜擬東陽家貧忝祿私計爲幸
但憑廩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
祖笑曰謂卿之須祿耳若能如此甚協所望會
西討司馬休之以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以
太尉參軍羊徽爲中書郎代直西省亮從征關

絡還至彭城宋國初建令書除侍中領世子中
庶子徙中書令領中庶子如故從還壽陽高祖
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
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復興皇室
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
將衰暮崇極如此物戒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
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
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官門已閉亮於是
叩扉請見高祖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

還都高祖達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
送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即便奉辭亮既出
已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
始驗矣至都即徵高祖入輔永初元年遷太子
詹事中書令如故以佐命功封建城縣公食邑
二千戶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揔國權
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高祖
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
悉委長史王誕自此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

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官至黃門郎、祕書監。義熙八年卒。二年，亮轉尚書僕射、中書令。詹事如故。明年，高祖不意與徐羨之、謝晦竝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即位，進爲中書監、尚書令。景平二年，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太祖。旣至，立行門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禮容甚盛。太祖將下，引見亮，哭慟甚哀，動左右。旣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

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
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太祖登阼加散騎常
侍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本官悉如故司
空府文武即爲左光祿府又進爵始與郡公食
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太祖欲誅亮先
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篤求暫
還家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
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付廷尉伏誅時年五十
三初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

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初亮見世
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曰大道有言慎終如始
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又曰藉
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
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箸慎身
之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
德其莫尚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
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灾鼎食無百季
之賢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還者

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鑿不息乘危以度安行
險而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亾之禍殘生夭命之
釁其故何哉流弱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
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
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
巢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鑑醴酒
而投紱夫豈敝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
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
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

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胃心巖牆
絕於四體夫焚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
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
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
放五難之根旣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
矣徒以忽防於鐘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豪
端逸翩鍛於衆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
甘醖

其懼患也若無轡而

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褐高樓揭

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
在龜犧商洛遐遯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於
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茲二
塗則賢鄙之分旣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
慎之惟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刃
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
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
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爲戒差之一毫弊
猶如此況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

充外斥陵九折於卽棘泛衝波於呂梁傾側成
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
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慎
而已矣亮布衣儒生僥幸際會旣居宰輔兼摠
重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作感物賦以寄意焉
其辭曰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
藝苑于時風霜初戒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翾
滿室赴軒幌集明燭者必以燧滅爲度雖則微
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異鵠之事與彼同迷

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
難日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遂賦之云爾在
西成之暮晷肅皇命於禁中聆蜻蛉於前廡鑒
朗月於房櫳風蕭瑟以陵幌霜澹澹而被墉伶
鳴蜩之應節惜落景之懷東嗟勞人之萃感何
夕永而慮充眇今古以遐念若循環之無終詠
倚相之遺短希董生之方融鑄光燈而散表溫
聖哲之遺蹤墳素杳以難暨九流紛其異封領
三百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考舊聞於前史訪心

跡於汗隆豈夷阻之在運將全喪之由躬遊翰
林之彪炳嘉美手於良工辭存麗而去穢旨旣
雅而能通雖源流之深浩且揚摧而發蒙習習
飛蚋飄飄纖蠅緣幌求隙望燭思陵糜蘭膏
而無悔赴卽燭而未懲瞻前軌之旣覆忘改轍
於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悵永念而拊膺彼人道
之爲貴參三儀而比靈稟清曠以授氣脩緣督
而爲經照安危於心術鏡纖兆於未形有徇末
而捨本或耽欲而忘生碎隨侯於微爵捐所重

而要輕矧昆蟲之所昧在智士其猶嬰悟雕陵
於莊氏幾鑿濁而迷清仰前脩之懿軌知吾跡
之未弁雖宋元之外占曷在予之克明豈知反
之徒爾喟投翰以增情初奉迎大駕道路賦詩
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曰夙權發皇邑有人
祖我舟餞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貴
懷祿義所尤四牡倦長路君轡可以收張邴結
晨軌踈董頤夕輶東隅誠已謝西景逝不留性
命安可圖懷此作前脩敷衽銘篤誨引帶佩

嘉謀迷寵非子志厚德良未訓撫躬愧疲朽三
省慙爵浮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忠誥豈假
知式微發直謳亮自知傾西復求退無由又作平
有穆生董仲道讚稱其見微之美長子演祕書
郎先亮卒演弟悝湛逃亡湛弟都徙建安郡世
祖孝建之中竝還京師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左將軍韶少弟也少孤居
喪備禮奉姊事兄以和謹致稱高祖創義道濟
從入京城參高祖建武軍事轉征西討平魯山

禽相振除輔國參軍南陽太守以建義勳封吳
興縣五等侯盧循寇逆羣盜互起郭寄生等聚
作唐以道濟爲揚武將軍天門太守討平之又
從劉道規討相謙荀林等率厲文武身先士卒
所向摧破及徐道覆來逼道規親出拒戰道濟
戰功居多遷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復爲太尉參
軍拜中書侍郎轉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以前
後功封作唐縣男食邑四百戶補太尉主簿諮
議參軍豫章公世子爲征虜將軍鎮京口道濟

爲司馬臨淮太守又爲世子西中郎司馬梁國
內史復爲世子征虜將軍司馬加冠軍將軍義
熙十三年高祖伐道濟爲前鋒出淮肥所至諸城
戍望風降服進剋許昌獲僞寧朔將軍潁川太
守姚坦及大將揚業至成臯僞兗州刺史韋華
降逕進洛陽僞平南將軍陳留公姚沈歸順凡
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爲京
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
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進據潼關與諸

軍共破姚紹長安既平以爲征虜將軍琅邪內
史世子當鎮江陵復以道濟爲西中郎司馬持
節南蠻校尉又加征虜將軍遷宋國侍中領
世子中庶子兗州大中正高祖受命轉護軍加
散騎常侍領石頭戍事聽直入殿省以佐命功
改封未脩縣公食邑三千戶徙爲丹陽尹護軍如
故高祖不豫給班劍千人出監南徐兗之江北
淮南諸郡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景平
元年虜圍青州刺史竺首夏於東陽城夏告急

加道濟使持節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救東陽未及至虜燒營焚攻具遁走將追之城內無食乃開窖取久穀窖深數丈出穀作米已經再宿虜去已遠不復可追乃止還鎮廣陵徐羨之將廢廬陵王義真以告道濟道濟意不同屢陳不可不見納羨之等謀欲廢立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晦其夕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執晦以此服之太祖未至道濟入守朝堂上即位

進號征北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進
封武陵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辭進封又增督青
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五郡諸軍事及
討謝晦道濟率軍繼到彥之彥之戰敗退保
隱圻會道濟至晦本謂道濟與羨之等同誅忽
聞來上人情兇懼遂不戰自潰事平遷都督江
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征
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持節常侍如
故增封千戶元嘉八年到彥之伐索虜已平河南

尋復失之金墉虎牢並沒虜逼滑臺加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率衆北討軍至東平壽張縣值虜安平公乙旃者道濟率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虜寧南將軍濟州刺史壽昌公悉頰庫結前後邀戰道濟分遣段宏及臺隊主沈虔之等竒兵擊之即斬悉頰庫結道濟進至濟上連戰二十余日前後數十交虜衆盛遂陷滑臺道濟於歷城全軍而反進位司空持節常侍都督刺史竝如故還鎮

尋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竝經百
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復疾累年
屢經危殆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可
復制上年上疾篤會索虜爲邊寇召道濟入朝
既至上閒十三年春將遣道濟還鎮已下船矢會
上疾動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詔曰檀道濟階緣時幸
荷恩在昔寵靈優渥莫與爲比曾不感佩殊遇
思答万分乃空懷疑貳履霜日久元嘉以來猜阻
滋結不義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聽

彰於遐邇謝靈運志凶辭醜不臣顯著納受邪
說每相容隱又潛散金貨招誘剽猾逋逃必至
寔繁弥廣日夜伺隙希冀非望鎮軍將軍仲
德往年入朝屢陳此迹朕以其位居台鉉豫班
河岳弥縫容養庶或能革而長惡不悛凶慝
遂遘因朕寢疾規肆禍心前南蠻行參軍龐
延祖具悉奸狀密以啓聞夫君親無將刑茲罔
赦况罪釁深重若斯之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
刑書事止完惡余無所問於是收道濟及其子

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
隰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導等八人竝於廷尉伏
誅又收司空參軍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
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至尋陽牧道
濟子夷邕演及司空參軍高進之誅之薛彤
進之竝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以比張飛開羽初
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
子孺乃被宥世祖世爲奉朝請

史臣曰夫彈冠出里結組登朝道申於夷路運

身死傳三
二二
艱於險轍是以古人裴回於出處交戰乎臨岐若
其任重於身恩結自主雖復據鼎承劔悠然不
以存歿爲懷當二公受言西殿跪承顧託若使
死而可再固以赴蹈爲期也及逢權定之機當
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御蔽身史使桐宮有
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前
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釁而有楚英之戮
若使一昆延曆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晦言不以
賊遺君父豈徒言哉

列傳第三

宋書四十三